

宋

遼金
附

讀史大略卷九

卷五十七

讀史大畧卷五十七上

江陰沙張白定峯著

宋紀

理宗不遠史彌遠

理宗之於彌遠誅之不可也遠之可也高爵重祿極其尊
崇富之貴之而不使預政則報德謀國之義兩盡之矣在
彌遠亦樂於自全未必鞅鞅失望帝然後用天下之賢才
拯國家之積弱可以惟吾所爲惜乎理宗非其人也理宗
自彌遠死後躬秉大政其所作爲不能稍勝於前未幾而
似道進用然則理宗之不君非彌遠之過也

史彌遠

史彌遠當韓侂冑執政時能進忠讜之言雖觸怒侂冑而

不悔及侂冑佳兵啟釁中外岌岌史彌遠倡義誅之不可
不謂之有功於國未幾竟代其位首雪趙汝愚之冤乞褒
贈賜諡寬僞學黨人之禁如朱熹陳龜年楊萬里呂祖儉
凡已歿者多加褒贈尙存者多賜擢用其心未嘗不欲爲
賢相蓋與崇禎之宜興畧同乃受知甯宗獨相者十有七
年富貴燻灼過舉日多至於貪賄略悅讒佞而一身之行
事與四海之治亂皆翻然一大變矣晚結鄭清之廢濟王
而立理宗則得罪天下後世亦與宜興畧同彌遠死而清
之代之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趙汝談洪咨夔李宗
勉等猶彌遠之卹朱熹等也而清之末路至於政歸妻子
官以賄進亦與彌遠畧同是以君子行百里者半九十也

彌遠廢太子竝

宋朝家法所以遠過漢唐者立儲君之際皆母后大臣主之而宦官外戚一不得預又人主春秋既高而儲嗣不立則舉朝以死爭之故東宮久定無倉卒變易之患甯宗於嘉定十四年立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十五年進封竑爲濟國公不可謂不久矣史彌遠有憾於竑於甯宗崩後矯詔廢立而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遂復見於宋世攬權竊柄終身顯榮理宗德其立已莫之敢詰不一再傳而宋已亡矣此傅伯成楊簡所以堅辭新命也

又

使濟王不廢據有天位亦未見大勝於理宗然甯宗未崩未有一毫廢立之意及其將崩又無一字及廢立之言一旦大行晏駕舉朝不知而國本移於頃刻中外臣工無一

言敢詆毀其非者三綱掃地矣宋欲不亡得乎

彌遠殺濟王竑

周公誅管叔大臣奉天子之命以弟而殺有罪之兄也而周公之心有大不忍於此者哀慟悱惻見於棠棣之詩人倫大變聖人之不幸也理宗殺濟王天子徇大臣之欲以弟而殺無罪之兄也而理宗處之恬然既聽彌遠殺之不詰問矣又詔貶竑爲巴陵郡公尋降縣公而改湖州爲安吉州不亦忍歟真德秀魏了翁於此事皆侃侃力諍且以興滅繼絕望之理宗蓋以漢文之待淮南王者待竑可謂儒者之丰裁且處置得宜爲君補過當日爲理宗計莫有善於此者周靜軒責其不能如叔齊之遜國則廷甚矣要之弟奪兄位乃宋太宗之家法理宗特踵而行之耳

遠姦人安知不泰然以趙普自居也哉

潘壬起兵討彌遠

潘壬潘丙匹夫一念義憤起兵爲濟王復仇欲誅彌遠至殺其身而不悔可謂愚矣然其一念之義憤不可沒也故續綱目書起兵以予之予潘壬所以誅彌遠也潘壬此舉正如張良之擊始皇施全之刺秦檜雖幸而獲免吾謂始皇遺骸已齏粉於留侯之手秦檜自頂至踵已爲施全之所屠剛纒之割之無尺寸完者皆千古快心事也彌遠當日旣殺潘壬未嘗不梟其首懸諸臨安市中以號令天下台謂無異潘壬梟彌遠之首懸諸臨安市中且大書曰梟宋賊殺濟王姦臣史彌遠之首也何也刑威可禁於一時而公議常伸於萬古雖謂始皇秦檜彌遠死於當時而張

良施全潘壬至今存可也

彌遠竄胡夢昱

愚哉史彌遠之所爲乎濟王以無罪見廢天下已憐之既而又以無罪見殺天下益憐之此如衛人有二子乘舟之什秦人有扶蘇尙存之疑公憤所在激爲輿論不可得而箱也胡夢昱上書引申生戾太子秦王廷美之事爲竝訟寃使彌遠此時力言於帝申雪濟王復其封爵厚加恤典又爲之立後以續濟王之封則中外之憤以平而人言自息既可爲理宗釋斗粟尺布之慚已亦得以悔之桑榆者克蓋前此之罪此呂夷簡所以釋怨於韓范也況斯時也濟王身死無後卽雪其寃復其位誰復有起而與我爲難者於事理皆無所碍一轉移間可以釋謗一時求原萬古

不此之務而首竄胡夢昱於象州繼擢梁成大爲鷹犬罷
真德秀貶洪咨夔凡有一言及濟王者則斥之逐之欲誣
濟王以反而卒不可誣欲揜其謀害濟王而卒不可揜於
是憐者益憐憤者加憤而彌遠得罪於天下古今而不可
復贖矣惜彌遠小人遂非怙惡計不出此而當時之人亦
未有以此策說彌遠者觀彌遠於魏了翁之貶猶畏公議
則以此說之諒未嘗不從也其後彌遠旣死理宗卒復濟
王官爵天理人心豈容久晦吾故歎彌遠之至姦而至愚
也

建昭勲崇德閣

昭勲崇德閣圖形者二十四人而王安石不預可見宋末
之時公論已定然其中可議者四人焉曾公亮安石之流

亞也呂頤浩功罪不相揜要非純臣至張浚史浩則罪多而功少矣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虞允文皆不之及以是而曰昭勲崇德其亦不足貴矣

贈陸九齡等官

葉公之好龍也好其畫者而棄其真者理宗之崇儒也崇其死者而棄其生者贈張九成官錄程頤後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他日又恨不得與朱熹同時褒揚先哲出於至誠此理宗之善也然當日真德秀魏了翁見在之朱程也理宗信姦邪而貶其官不使立朝廷展其底蘊則雖先哲尙存亦未必其能用其好儒也一葉公之好龍而已矣

以劉瑋爲淮東制置使

李全反覆無常國事孔棘以才智幹畧之臣御之猶懼不
勝任也許國謀代賈涉之位則授之劉瑋謀代徐瑤授之
位則授之彭忬謀代劉瑋之位則亦授之用人如此雖承
平無事時亦足致亂况國步艱難之日哉三人者徒知嗜
進不自量其克堪與否身死家屠國事以憤旣而用姚玘
楊紹雲而淮事益壞宋於爾時譬如疋羸之人奄奄氣息
而時時服毒藥以尅之不亡何待故用人之得失迺國家
所以存亡也

彗出求言

紹定五年彗出於角理宗減膳撤樂下詔求言察官吏之
不肖採訪民間疾苦似也然皆具文耳何足以塞天變哉
當時惟有急誅彌遠而盡斥其黨或誅或竄則可以上弭

天妖下慰民志惜乎理宗之不能也

二趙討平李全

李全內食宋餉外降敵國聚衆造舟無刻不以滅宋爲事
宋之癰疽也一潰則不可解矣當時上下恬然苟務姑息
惟趙葵趙范力主討之兄弟血戰屢瀕於危而后能滅此
朝食宋之不亡賴此舉也然非制將趙善湘與彌遠婚姻
奏請無阻二趙雖盡忠報國安得而成功也哉故曰權臣
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者未之有也三復斯言爲之浩歎
罷梁成大等

史彌遠獨相二十六年而理宗無纖介之憾不敢作負義
門生天子也一旦彌遠死遂盡逐其黨梁成大李知孝莫
澤袁韶薛極繪等而首用洪咨夔王遂咨夔又請召崔與

之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則知理宗之不退彌遠不得已也
視前此王安石死而用章惇蔡京秦檜死而用湯思退万
俟卨者相去遠矣使由此勵精圖治進賢退佞內修政刑
外備鄰敵宋祚詎有艾乎夫何德秀卒了翁以讒去與之
固辭不出賈似道進而姦邪庸鄙更甚於彌遠於是小人
進君子退遂基亡宋之禍君子不勝爲理宗惜之

三史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相繼作相皆不滿公論然皆有謀國
之忠故得各自立傳不與韓侂冑丁大全賈似道同入姦
臣傳中史氏之幸也彌遠從弟彌鞏於諸史最稱賢人先
以彌遠作相沉滯不預試者十年繼以嵩之入相引嫌勾
祠以去真西山云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

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卓然不汙有如此觀彌遠
謀陷濟王而南叔極論濟邸之冤品之相去不啻天淵矣
了四人孫二人皆登進士第宜哉

史嵩之

史嵩之雖宋之小人然知社稷大計非韓侂冑賈似道丁
大全比也金之將亡嵩之力主用兵金之旣亡嵩之力主
息兵此皆具識之明而智之遠豈可惡而不知其美哉是
以君子衆惡必察也嵩之侄璟卿上書嵩之語語皆救時
藥石使嵩之平心聽之猶可收桑榆之效乃以鴆毒斃之
小人哉嵩之也

陳埴論好名

彌遠執政之日權勢赫然天下嗜利無恥之徒莫不脅肩

誦笑以求進用如蟻之附羶蠅之逐臭吮癰舐痔不以爲恥也陳塤彌遠之甥又以省元登狀元富貴其所自有但不與之立異無事禁拔金紫可拾也塤乃上書請斥君側之惡指斥彌遠以爲万俟卨沈該韓侂冑之流彌遠以好名許之塤亦直受不辭也塤於彌遠親而不黨可謂行已有恥富貴不淫矣非其中確然有守何以能是塤豈真好名哉其已三代而後惟慙其不好名則又至當不易之論也塤沒手蒙年又以極論賈似道被斥和仲先生可謂世有家學矣

理宗釐定配享

王宏石配享孔子廟庭是其工侑食於虞舜盜蹠陪祭於伯夷也歷年旣久必被罷黜但不如自本朝黜之之爲尤

快耳理宗一旦進周二程張朱五先生於從祀而黜王安
石且正其爲萬世罪人一時之盛舉百代之公議也跡安
石所爲正與少正卯等仲尼之所必誅也妄干俎豆久玷
宮牆聖人在天之靈厭棄久矣理宗不徇前代之曲說不
由臣下之奏請進所當進退所當退斥大姦而升羣賢此
度越古今之事廟號爲理誰曰不宜

史嵩之奪情起復

史嵩之以使相丁艱而歸不過暫去相位耳非有貶秩削
爵責讓竄殛之禍也奪情起復一時正人君子羣起攻之
在諸人亦無惡於嵩之蓋爲綱常起見使嵩之自知不爲
公論所容上表辭職以苦塊歸上無慙於君下盡孝於父
中以杜人之多言下以解譏訕於後世不亦計之善乎乃

盡仇正論眷戀權位至爲理宗所厭特詔終喪而猶惡三
學直言盡削游士之籍毒杜範徐元杰使之不得其死甚
至從子璟卿上書切諫亦以鵠藥斃之知一時相位之尊
榮而不顧萬世之唾罵使嵩之能平心一思當不以彼易
此矣李南陽謫羅一峯於市舶張江陵杖吳復菴趙定宇
而削其官視嵩之猶爲長者矣

以賈似道代孟珙

孟珙者宋末之全人也史稱其忠若體國之念可貫金石
而淡泊以居心甯靜以處事開誠布公從容鎮定蓋諸葛
亮謝安之流其卒也宋之不幸也乃以賈似道代其職豈
非紹不足以狗尾續乎理宗至是年邁志衰以其國爲戲
矣似道材品汙下盡亦自視爲何如人乃於孟珙則盡反

其所爲於汪立信又盡棄其策而不用是以其君之國爲戲矣強敵壓境國勢阽危而君之命相相之命將皆以戲出之舍亡更何策哉

余玠暴卒

二玠者蜀之長城吳玠余玠是也二人先後帥蜀皆於干戈搶攘危急存亡之秋保障一方屹然安靜朝廷賴其賊入東南資其扞衛厥功偉矣吳玠卒有璘以繼之故蜀以長存余玠卒而繼起無人故蜀不久而陷人才之關係如此奈何謝方叔入姚世安之賂與徐清叟比而譖之召之入京致玠仰藥而死自壞汝萬里長城也哉玠死而全蜀之民悲慟如失父母其生時可知矣雖然吳玠一武人而恭敬事上朝廷無所嫌疑余玠本書生而所上奏疏辭氣